

革命叢書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上海民志書局發行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目錄

7 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

——中國共產中央政治局十月五日通過——

6 答覆陳獨秀的來信

2 中共中央答獨秀同志關於中東路問題的第一信

4 批評獨秀同志對中東路問題意見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對獨秀同志關於中東路問題第二信的答覆

附錄

1 獨秀同志對中東路問題的意見

3 獨秀同志覆中央的信

上海圖書館藏書印

442664

奧斯克

5 獨秀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

1 2 4

中國革命問題

1927

莫漢波

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

在現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危機異常嚴重，國內的革命鬥爭日益緊張的時期，黨內的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都乘時活動起來，積極的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好像與敵人聯盟一樣的來向黨進攻，這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全黨同志必須明確的認識，只有堅決的肅清黨的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錯誤思想和小組組織行動，才能順利執行黨在目前緊張形勢中之『擁護蘇聯』與領導革命鬥爭的任務；同時必須堅決的執行『擁護蘇聯』與領導羣衆革命鬥爭的任務，推進革命的發展，才能根本肅清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思想。

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對於目前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都走入了取消主

義的觀點，最近陳獨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他這信的觀點，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大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極可恥的取消主義！

（一）他們認為過去機會主義發生的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的錯誤的觀察』，因此他根本否認共產國際列寧主義對半殖民地中國民族革命開始的階段，可以與資產階級暫時聯合和加入國民黨的路線，這就是托洛斯基當時攻擊共產國際的觀點，已經共產國際批評得體無完膚。在中國革命中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是由於中國黨當時的指導機關，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不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的領導權，不反對資產階級，而極力向資產階級讓步，甚至無恥的投降，把共產國際列寧主義對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論，變成了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決不是當時暫時聯合資產階級和加入各階級聯盟的國民黨的根本路線錯誤。獨秀同志不去正確的認識歷史的教訓，

只圖避免責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義的旗幟之下而誣共產國際的根本路線爲機會主義，於是他就遂與托洛斯基主義同樣的走入了更深的機會主義的取消派的觀點。

(二) 他們認爲『中國革命失敗了，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觀點。照這樣說，資產階級克服了封建勢力，帝國主義也對他讓步了，那麼，在經濟上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束縛都沒有了，可以坐享資本主義發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矛盾都沒有了，自然統治階級只有穩定，絕『沒有動搖』了。

這樣很簡單的取消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取消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自然根本把整個的革命都取消了。實際上中國革命的失敗，不是無產階級失敗，而且整個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失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得勝利。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是勝利了，但是對帝國主義是屈服了，因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更加强，對封建勢力

妥協了，因之，封建勢力又得到一時的恢復，所以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勢力的任務一點也沒有完成，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一點也沒有解除，故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爲現在的這些矛盾，不僅沒有減少，並且日益加緊，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來。

（三）他認爲『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帝國主義，都勝利了』，自然結論到『現在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權，國民黨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歷史證明這樣的觀點完全錯誤的，資產階級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國主義，妥協了封建勢力，而得到部份的政權，並沒有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統治而建立他自己一個階級的政權，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是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聯盟，國民黨就是這一聯盟的具體形式，所以他們內部才包含了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各個帝國主義正在互相搶奪中國的統治，買辦地主資產階級正在互爭這一反革命的領導權，各派軍閥正在互爭地盤，遂造成不斷的軍閥戰爭，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潰的道路。

(四)他們不瞭解這樣的觀點，因此得出極奇怪的結論，以為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一點矛盾也沒有了，而軍閥戰爭却是由於資產階級各派（重工業資本與輕工業資本等）的衝突所造成，這是毫無經濟常識之談。在一國內的資產階級內部因各種經濟原因而發生利害的衝突，發生政治的派別，可是決不能發生國內戰爭，因為在經濟上他們互相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更大於他們的衝突。在落後的農業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每個國內戰爭，都必然要反映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國南北戰爭，掃除封建藩屬制度的日本西南戰爭，都是一樣。

獨秀同志把這些戰爭都認作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戰爭，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聞！至於半殖民地的中國的軍閥戰爭，主要是帝國主義相互衝突的結果，同時也反映着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蔣戰爭，雙方都是買辦地主資產階級的集團，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其所以贊助這一戰爭，都是為着自己的利益，為着利用這一工具來擴大他的利益範圍，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勢力也是為着自己的階級的

利益，爲着利用這一軍閥來保持他的封建剝削關係。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資產階級都是要妥協封建勢力，勾結帝國主義，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沒有絲毫革命的意義，所以這樣的戰爭是毫無疑問的反革命的戰爭。

（五）他從這樣抽象的觀點出發，因此對於經濟的分析，不顧事實的而肯定『封建勢力經過商業資本的侵蝕，帝國主義商品經濟伸入農村，尤其大革命的經過，已經受到最後的打擊，已經是殘餘的殘餘，』已經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剝削而『努力資本主義化』，而結論到『封建勢力已經完全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只有共同點而一點矛盾沒有了』，這只是腦子裏面的幻想。實際上中國的土地關係，雖然經過長期的變遷（主要是商業資本的侵蝕與農民暴動）雖然在土地所有關係上，資本主義的形式佔優勢，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則封建的形式仍然佔極大的優勢。帝國主義商品經濟如狂風暴雨般侵入農村，使半自然經濟更加崩潰，封建地主更加動搖。可是，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却更加殘酷。大革

命的經過，的確給這樣的剝削以莫大打擊，同時，在革命失敗以後，這樣的封建剝削關係，又得到一時的恢復，地主階級的勢力又得到暫時回光反照的機會。同時現在全國的情形，支配全國的經濟生活的：第一，是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剝削關係；第三，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形式的剝削。資產階級雖然企圖發展資本主義，封建地主也想蛻化爲資產階級，可是受着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束縛，無法實現這樣的企圖，因此資產階級便不能放棄他的改良政綱的鬥爭（但這一鬥爭因爲畏怕工農民衆起來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結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勢力）而封建勢力更加要保持並且要更加緊他的封建剝削，這是明顯的客觀的事實，任何人只要能拋棄腦子裏的幻想與成見，細心的去研究中國經濟關係，都能了解這一正確的觀點。

（六）因此他所承認的『革命高潮當然有再到來的可能』與六次大會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來』的意義完全不同。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意義是

指整個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失敗了，帝國主義仍然在極野蠻的統治中國，封建階級仍然是在加緊他的殘酷的剝削。資產階級因為得不着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讓步

，只有更厲害的向工人進攻，那麼，廣大勞苦羣衆找不到第二條出路，因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反資產階級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來。所以現在各地反帝

國主義運動的突起，工人鬥爭的發展，農民暴動之不斷的爆發，決不是甚麼『革命失敗的餘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顯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徵。他們否

認這樣的前提，他們認為帝國主義讓步了，而且幫助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了，（那麼所謂帝國主義宰制中國便成了一句空話！）封建剝削更沒有了，那麼，沒有什

麼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對資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們否認現在廣大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和農民不斷的暴動是革命高潮的象徵，而

且否認一切的革命象徵。六次大會與中央指出這些根本矛盾沒有解決，所以統治階級是走向崩潰，而革命形勢是走向高潮，他們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否認革命鬥

爭開始復興。他們只承認工人與資本的矛盾一點，同時又認為現在工人的鬥爭「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麼所謂「革命高潮必然有再來的可能」只是與「我們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共產主義必然得到最後的成功」一樣的毫無現在實際策略意義的話。他們以為「說革命高潮將永遠不會到來是取消派的見解，」「其實說革命高潮永遠不會到來，何只是取消派的見解，而且是瘋子，或者是資產階級的空想，所謂取消派的觀點正是如他們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承認須經過統治階級的穩定，然後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見。

（七）依據他們的觀點，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否認革命鬥爭的開始復興，那麼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來，而是統治階級穩定不可避免到來，根據這樣的觀點出發來決定策略的路線，自然要在原則上採取合法運動，而「國民會議」應該是中心的口號，蘇維埃的旗幟只好取消。獨秀同志却是很怯懦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樣的公開主張合法運動與國民會議。只是消極的攻擊中央的路線，攻擊中央號召「

五卅」「八一」……的示威運動是盲動，是玩弄，不敢公開的提出積極主張。

實則在他們的觀點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鬥爭，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動了。所以借着列寧所謂『不帶何等血熱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話，透露他自己的觀點。如果他的主張真是如當時列寧的主張一樣，那麼，決不會覺得中央是盲動。因為中央的路線只是反對合法主義（帶血熱性的合法），並沒有拋棄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積極指出要利用公開與合法的可能來發動廣大羣衆，組織廣大羣衆。同時既然統治階級是在走向崩潰，羣衆鬥爭是開始復興，那麼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來組織羣衆，光只注意領導羣衆的日常鬥爭是不夠的。必然同時要領導羣衆的鬥爭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動，以擴大黨在羣衆中政治影響。如果說這是盲動，這只是從他的取消觀點出發的取消辦法，根本上與第三黨的口號毫無二樣。

（八）從他們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分析，認為農村經濟關係主要是資本主義剝削，於是農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農貧農對富農與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鬥爭，地主的封

建剝削只是殘餘的殘餘，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們認為「富農是反革命的，中農是中間動搖的份子，只有雇農貧農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們的策略路線是「聯合貧農使中農中立反對富農」，這又是對於土地革命對於農村鬥爭策略的取消觀念。

事實上中國農村經濟關係，主要是地主軍閥對於廣大農民羣衆的封建剝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只是與地主階級利用土地使用關係對農民的剝削相互勾結着，並且多半是豪紳地主兼營，至於富農對雇農的剝削在整個的農村經濟關係中，還是次要的地位，所以農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廣大農民與地主階級的對抗。但是中國富農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剝削，他不能堅決參加反封建的鬥爭，所以現在農村中從雇農至中農都是遭受封建剝削的革命的羣衆，富農是動搖以至反革命的份子，所以我們農村鬥爭主要的口號是土地革命，鬥爭的策略以雇農爲主要基礎，聯合中農，反對富農，如果現在不以反軍閥地主封建剝削爲中心口號，決不能發動廣大的羣衆，如果不與中農結成鞏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決不能推翻統治階級。

所以他們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辦法。

(九)黨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據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來決定的，如果客觀的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時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幫助俄皇憲兵』(列寧這樣說過)的辦法；如果主觀的無產階級基礎薄弱，而要想擴大黨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妥協傾向在黨內發展。現在中國黨的情狀，主觀上無產階級基礎既弱，尤其是客觀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殘酷，加以革命鬥爭又異常緊張，國內軍閥戰爭，國際的反蘇聯戰爭都擺在黨的前面，他們却在這個時候要求公開討論一切不同路線的意見，要求把反對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意見都公開在黨報上發表，要求從支部到中央都實行民主的選舉，這無異於要求黨放棄目前實際的革命鬥爭的任務，來實行黨內清談。要求鬆懈黨的極端祕密的組織好讓警察追捕得以大施破壞。至於因為中央要求全黨同志服從黨的決議，在黨的策略上一致行動，便說：『這是命令主義』『這是一貫的命令主義』，這完全是無政府主義的思

想，列甯黨的服從多數，服從上級黨部的一切決議和指示的根本原則，絕不能容許這樣無政府的思想來破壞的。至於主張黨內和平，不過是要求黨放棄對於一切正確傾向的指示，放任這些傾向在黨內發展。誣衊中央用『警察政策』，這更是學習托洛斯基攻擊俄國黨的最卑污的挑撥離間的手段。可惜太不聰明了，因為把這些話用到中國黨來，只有得到全黨同志的嘲笑與憤慨的回答！

依據上面的分析，他們的觀點與路線都是一貫的取消主義，他們分析革命失敗的根由是反對共產國際整個的路線；分析中國經濟政治的狀況，取消了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鬥爭，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勢，否認統治階級的動搖與革命鬥爭的開始復興，這樣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張取消一切非法的鬥爭；罷工與示威，都成為玩弄與盲動了。在組織上自然要成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不要紀律，不要服從上級黨的決議與指示，主張黨內和平，一切不正確思想都有權利在黨內自由宣傳。這便是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整個的路線。

這是很明顯的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大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

中央認為這樣的思想在黨內發展，不止是破壞黨執行目前迫切的革命任務，而且可以使黨分崩離析以至滅亡。中央號召全黨同志堅決站在共產國際，六大大會與中央決議之上反對這樣取消主義的思想，把牠徹底肅清。

現在黨內還有一種嚴重的調和派的傾向，如說『托洛斯基主義是有理論的系統，我們不好簡單的批評他。』『他們固然錯誤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對的』，……等，這樣調和的觀點，只是糺糊同志的觀念，鬆懈黨對於取消派的攻擊，掩護取消派的思想在黨內發展，想拿一些技術的，非政治的問題，來動搖黨為正確原則的爭鬥，為列甯主義路線的爭鬥。他們與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原則上是一樣的動搖黨的路線的。並且不肅清調和派的傾向，決不能執行反取消派的鬥爭，所以反對調和思想的鬥爭與反對取消派一樣的重要。

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原則，在未開新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全黨同志都必須